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海上塵天影  
第四十六回 恣歡情忘情媚知己 征俗語譜語引同儕

話說蓮民居住在柔仙那裡，少頃老媽子送了四個碟，四個菜來，還有一碗蕪菜。柔仙先嘗了一嘗，道：「煮得這個味兒，好東西叫你們一做便走了味。」因問俊官道：「生的可還有麼？」俊官道：「還有半小磁缸，我把清水養著。」柔仙道：「老東西呢？」俊官道：「去到百花樓搖會了。」柔仙道：「你把這生菜送到廚下，我自去煮，這個貴老媽子吃了罷。」蓮民道：「不必再煮了，將就些罷。」柔仙道：「擱在那裡，也是壞了，趁你在這裡報銷了，到放心。」說著便扶著俊官的肩去了，蓮民在房裡看他做的詞稿，其中好的甚多，內有浣溪紗一解詠落花云：王慘香埋不計年，韶光如夢夢如煙，銷魂無可奈何天。疑是前因曾歷劫，枉將後果說生天，只留幽怨使人憐。

看了一回，柔仙已煮好蕪菜，走進房來。蓮民道：「你這落花詞，何其說得沉痛呢？」柔仙道：「言為心聲，不能自己。」說著大家坐下對酌，飲了幾杯，柔仙說笑如常，把方才這件事竟似忘懷了，蓮民、俊官不解其故。柔仙又幾次向蓮民勸飲，自己也陪飲了十餘杯。柔仙酒量向來最多三杯，今番蓮民看他忽然改了常度，心中也不覺詫異，因叫他不要飲了，柔仙道：「人生行樂耳，良會無常。同心罕覯，酒逢知己，何以拘拘？」於是說說笑笑，又飲了兩杯。頗覺有些酒意，因笑向蓮民道：「我已經半年不到戲班子裡去了，也沒唱過，那老貨恨得我牙癢癢的。三日不彈，手生荊棘。所以拳不離手，曲不離口。你向來愛聽我喬醋一齣，這回子我演你看！」遂命俊官去取出一件戲衣來穿了，便在燈下一節一節的演唱起來，換了幾次衣服，演到說白裡頭念巫彩鳳的詩，說：「不識河中金雀女，可能再會月中人。」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。蓮民也陪他下淚道：「這支莫演了，你換了衣服，請你唱醒妓一齣。」柔仙換了衣服，坐了歎道：「你是月中人，我是金雀女呢。」蓮民道：「請你唱醒妓這曲兒。」柔仙道：「有什麼唱頭？劈頭驚一棒，刺骨冷冰心。」蓮民道：「我最愛他這兩句。」柔仙又唱道：「綺羅叢裡粉骷髏。」蓮民道：「本來我要你知道這個意思。」柔仙道：「你為什麼常替我哭呢？」蓮民笑道：「也不過是泥人勸木人罷了。」柔仙道：「可又來，大家都是無心物。」說著又要飲酒，蓮民把杯子奪了去，說道：「不許喝了。」柔仙道：「再讓我飲一杯，我唱支楚江情你聽。」蓮民道：「好似熟得很，你且說是什麼戲？」柔仙又笑道：「難為你這個也不知道。」蓮民道：「我一時想不起了。」柔仙道：「是於叔夜想莫素輝呢！」蓮民笑道：「不差，請你喝半杯，你唱！」柔仙道：「不許，要飲一杯呢！」蓮民軟懇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有些醉了，身子又不好，少飲些。」柔仙瞅了一眼道：「醉死了不關你事！」蓮民聽了這句話，便不以為然，道：「不關我事，我相識你也多時了。」柔仙雖然微醉，覺得說話造次了，說道：「你不用生這個心，是我說錯了。你一杯總要斟，我喝呢！」蓮民只得斟了一淺杯，送到唇邊，柔仙一飲而盡，便慢整衣冠唱起來，後來唱到楚江情，道：「夢鎖葳蕤，怕逐東風蕩。只見蜂兒鬧紙窗，蝶兒過粉牆。怎解得咱情況？」蓮民笑道：「響遏行雲，音將落月，此曲能移我情矣。可惜妹妹精神不佳，不要唱罷。」柔仙道：「你也難得聽我唱，自今以後，不知何時再唱給你聽！我就勉強唱完了罷。」於是蓮民倒了一杯茶，請他喝了。柔仙把這齣唱完，覺得香汗淫淫，不勝勞倦，便換了衣服，蓮民便催吃了稀飯，命小丫頭撤去。自己同柔仙盥漱了，不敢便睡，並坐在牀上，把故事想出來，講給柔仙聽。又道：「十四日，韻蘭派我們男客花神祠東院，你們在西院，不准混濶。恐又要似延秋樹賞荷的關防呢！」柔仙倦極不理，俊官接口道：「蘇姑娘說在殿上可以大家玩的，不過東西院不能來往，以免煩雜。」蓮民看柔仙雙眼微錫一回子，身子一晃蕩，恰恰倒在蓮民懷裡。柔仙身子瘦弱，輕細玲瓏，蓮民捧了起來，命俊官替他脫衣解帶，伏侍他睡了，俊官歎息而去。蓮民閉了門，也登牀安睡。柔仙到了三四鼓方醒，嚷要喝茶，蓮民倒給他喝了。柔仙覺得骨節疼痛，蓮民給他細細撫摩。這夕的繾綣恩情，或笑或啼，真勝尋常萬倍。次日午後方得起身。俊官道：「韓爺差人來催過了。」蓮民向柔仙安慰一番，急急回到彩蓮船，秋鶴已替他行李都搬到花神祠東院了。蓮民便又過來，到得東院，看見秋鶴同著蓮因、佩纜，正在掛單條書畫呢。見他來了，笑道：「你好自在，也沒見到這時候方才起身。」蓮民告謝了，笑道：「我是仗著秋鶴的交情，謝你這位女孟嘗，這回子也不能請你們了。」佩纜笑道：「你同我們做的像還沒謝呢！入座這日，我姑娘另備兩席送到你東院，請你坐首位呢。」說著，柔仙也走過來，眾人看了柔仙，覺得總有些形容慘淡。柔仙是不愛打趣的，眾人也不同他說笑，只問他為何這個樣子。蓮民把昨晚被責之事，告訴一遍。眾人都替他不平，秋鶴道：「我看你們兩人，總要成了連理枝方好。」柔仙道：「連理不連理，我們老貨要五千元呢，叫他五百元，也取不出！」蓮因道：「也是同我當初的老東西一樣的。」佩纜道：「他要五千元，斷不能依他五千元的！」蓮民道：「先前曾有三千元之話，最少仍舊，此數也難籌措呢。」秋鶴道：「可惜韻蘭近日因造了花神祠，手頭都枯索了，若無這件工程，他的力量還能幫助。」佩纜道：「你要成全他兩人，我有一法。現在知三、芝仙都去做官了，你可以請燕卿寫封信給知三，請文玉寫封信給芝仙，你也會同了寫去。再去勸勸蘭生幾位朋友，各助若干，便可成功此事了。」蓮因道：「果然是一條計策，但恐不能得到五千。」佩纜道：「且有了若干，再說，就是柔仙嫁了蓮民，即使儉省，也須要千金之利，方可敷衍。這是善後之計，最是要緊的。」秋鶴道：「我想這件事，無論姓馬的肯不肯，我們給他五六百元，不算少了。肯便肯，不肯，只得請子虛之官勢，發堂擇配，抑勒從良，你道如何？」蓮因道：「雖然也是一說，我想若能多籌若干，除了善後之事，就多給他幾個錢，苟其無可如何，只得下此毒手了。」柔仙聽了這些話，自是感激。佩纜道：「這件事就托秋鶴，得暇先替他去籌款罷。但事宜秘密，不可給老太婆知道。柔仙回去，原是照常，也不好說起。」柔仙點頭稱是，幾個人談妥方各散去。從此蓮民住在東院護翠軒中，另有一個僕人，替他看屋，就是蓮因那裡撥來的香公。蓮因住在西院，因偶動凡心，知道尚有半載孽緣未滿，所以死心塌地守了，也不去坐關參禪，等到了滿期再行用功。終日惟與玉成論論禪理，倒也自在。

到了初九重陽，大家在此花神祠聚會，演禮一天。過了重陽，初十日，先是浙江開榜。十一日，正是江南發榜，顧府上懸魁望榜，陽府上的雙瓊小姐、綺香園裡的葉佩纜也不免關心，蘭生倒也不放在心上。豈知等到天明，了無信息。松風、水月到電報局去聽信了，尚未回來。聽得遠遠裡一片鑼聲乃是別家中式的歡笑聲，賀喜聲，歷歷可辨。這夜蘭生住在衙門中，靜安寺許大人等了好久，不見報來。心也死了，遂上牀安睡，一覺竟到天明。這裡彩虹樓洪素秋也替蘭生、隄士望榜，到十二早，忽然六七個人，鳴著鑼，吹著號記，撞進綺香園，到彩虹樓來。佩纜知道蘭生中了，心中大喜。告訴了韻蘭，韻蘭也替他得意。佩纜先趕到彩虹樓，路上逢著幾個報子，又報到綠芭蕉館、幽貞館去了，佩纜這一喜非小，不但從此終身可托，兼之姊妹姑表門前，也可說得嘴響。因向最後一個報子問道：「顧少老爺中了第幾名？」那人也聽不清楚，只管走說：「是老爺中了，我們園裡報了，還先要到靜安寺。」說著已經走遠，佩纜想道：難道他家裡反沒去報麼？究竟不知中在那裡？我到彩虹樓便知道了。於是從花神祠後側一逕向北，只見還有幾個戴了暖緯帽的，立在那裡，大約是爭賞。碧霄同玉田生及蘭生的母親吉田氏，倚在樓窗中笑著，向佩纜招手，嘴裡不知說什麼。佩纜想道：兒子中了舉，母親自然得意了。這回子我必須同他叩一個頭道喜，才好。又想到：倘然別人替他道喜，也叩頭還好。若別人道喜，並不叩頭？單是我一個人叩頭，倒是無私有弊。碧霄是嘴快的，或加上一聲說笑起來，豈不羞死！仔細一想，倒不如不見二太太也罷。但是已經被他看見了，這時候心中忐忑，欲上不能，欲下又不能，只得上去拌得他們說笑我一場，我便逃開便了，乃信步上來，那報子又得了錢下來了，佩纜又問他少老爺到底中在第幾名，報子看了一看佩纜笑道：「上邊有報條標在那裡，你去看罷！」佩纜不再問，走到門口，見一張紅報條高高揭起，入門立定一看，但見上寫著：「捷報貴府舅老爺洪名■，本科浙江鄉試中式第六十八名舉人。」佩纜心裡頭好似冷水澆了似的，激骨生寒，一團高興頓時冰消瓦解，只得勉強進去，同素秋道喜，安慰了二太太一番。素秋便要回隄士家裡去，佩纜道：「奶奶去了，十四日怎樣呢？況且我家姑娘說過，這日人數最齊，平常日子，不輕容易有這些人的，奶奶不回來，豈不掃了興麼？」碧霄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已同他說了，十四必定回來的。他因哥哥尚在浙江未回，所以去望望，現在他中了，恐怕拜老師，畫清供，又須耽擱，十四這日，無論他忙不忙，我們捉也要捉他到花神祠，我

不管大奶奶的威勢了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，佩纒笑道：「奶奶好說話，你二夫人便封了王了。」王田笑道：「素奶奶這等阿彌陀佛，真個十個裡頭揀不出一個的。就是我們吉田太太，那裡的太太啊嚇，實在沒得說了，也並沒聽見言重過一句兒，可見妻妾間也要修的。」此時素秋已梳妝好了，匆匆上轎。一面向佩纒道：「你不用送我，你問碧丫頭要浙江鄉試題名錄看去，仲蔚也中了極高呢！」說著走了，佩纒向碧霄取了題名錄一看，見第一名解元胡天，仁和縣附生。亞元是程瑞清，仲蔚中在第五名。佩纒因蘭生未中，心裡納悶，敷衍了一回，方才回來。碧霄道：「那裡去？」佩纒道：「我要到花神祠，去看外國戲台。」碧霄道：我同你一起去，回來我要去看秀蘭呢！」說著便同佩纒走了。到了花神祠，見戲台設在正殿後的草地上，把活絡甬道暫時拆去了，留著一個月影園台，四週用竹籬彩網遮著，高僅二尺許。左右矗著長木桿，四圍十二根木柱，橫著長梁，合成一個圓頂。六盞大電氣燈，間著煤氣燈十餘盞。蓮民前兩日喘症大作，這回子略好，扶著病同玉成、蓮因、萱宜也在那裡看呢。大家相見了，議論起來。玉成道：「沒見過有圓戲台，怎麼演呢？」佩纒笑道：「演的時候，你看就是了。」蓮民道：「可惜此台規模太小。」碧霄道：「又不是馬戲，也玩了。」萱宜笑道：「我也從沒看見外國戲，到底怎樣好玩？」蓮因道：「大約全中國的幻戲兒就是了。」佩纒道：「聞得班裡有日本兄妹二人，善演飛刀，可惜被日本招回去演戲了，否則倒好看呢。」碧霄笑道：「你知道麼？這兩個是玉田姑娘老子的徒弟，我昨兒同玉姑娘說，這回是我們千載一時的大聚義。橫豎左右無局外的人，到這日我們大家獻些技藝出來，就請玉姑娘演飛刀，可惜我現在不能獻術給你們看，否則比前回延秋樹舞的更稀奇呢！」佩纒道：「我們姑娘也說過呢，這日不妨大家獻些技藝，橫豎正殿上是日戲。等他做完了，我們就在戲台上玩。若是各姑娘獻技，我們姑娘也來彈一回瑟。不過我沒有什麼本領，奶奶們不會的，是不必說了。」玉成笑道：「我但能唱鄉下的田歌，扮龍燈裡的彩茶娘子。」眾人聽了，皆笑起來。看了一回，碧霄道：「我們去罷。」玉成道：「昨日聽見幼青姑娘同老娘爭鬧，聞說為一個楊姓客人要娶他的事，現在不知怎樣了，何不去望望他呢？你們去，我也去。」碧霄道：「好，我們就去。」蓮因道：「姊姊早回來吃飯。」玉成答應著，與佩纒一同就走了。到了綠芭蕉館，只見幼青的假母丁氏妝束一新，跟著一個老媽子，正出門呢。見了眾人，笑道：「進去罷，幼丫頭在裡頭陪客呢。」佩纒道：「姆姆，他怎麼同你生氣？」丁氏笑道：「不要說起，昨日鬧了半天。有個客人心心念念的要娶他，你想他雖然不是我親生，到底從小梳頭纏腳捧大的，他不肯離這裡，我也捨不得他。若是客人好，還好。我打聽這客人，家中已有兩個如夫人，都是花煙下賤，並非善價娶來的。客人也是窮串，不好便去轉賣他人，所以我討了重價，他也不想了。我現在要到關帝廟去燒香，各位進去罷。各位失陪。」說畢就去了。

碧霄拉了佩纒的手，向裡便走，一面說道：「理他這老惡貨，口是心非。面上糖蜜似的，心裡比刀箭槍炮還厲害，我一眼也不去看他。」大家走到裡邊，只見幼青陪著一位熟客人呢。佩纒、碧霄卻認得是任十郎，名義，是浙江一位財主，最有義氣。幼青要想從他，他因祖宗的定訓，娶妾即要出族，不准入祠，所以不能娶他。碧霄未曾從良之前，與十郎也最為合機，這番也無所避忌。一同進房，幼青、十郎迎了出來，招呼坐下。雲綉送了茶，十郎稱碧霄為姨太太，碧霄笑道：「你們讀書人，總是朱文公的卵胞，什麼姨太太、二太太，仍舊叫我碧霄不好麼？」任義笑道：「姑娘還是這般爽直，可見性情是改不來的。」又看了玉成，笑道：「這位黑姑娘是誰？」一句話說得玉成面孔紫漲起來，眾人也不禁好笑。看了玉成不好意思，便不敢笑出聲來。幼青把任義打了一下，推他坐了，笑罵道：「只有你沒見世面，黑的白的，看得仔細，你家裡奶奶怎麼樣的，粉妝玉琢呢？他是太原來的勞大奶奶，因姑爺死了，來尋蓮因姑娘，要做姑子，也是花神祠的人呢！」任義道：「莫不是所說的餘四寶餘玉成麼？」幼青道：「又來了，餘玉成便是餘玉成，什麼直呼他的名呢？」任義遂走來，向玉成作了一揖，笑道：「奶奶得罪，我實在不知道，不要記在心裡就是了，我的綽號叫直嘴老鴉，大家知道的，奶奶後來叫我綽號就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又笑起來，佩纒只是笑著指他，說不出話。幼青要撕他的老鴉嘴，玉成這時候，說又不是，不說又不是，只得立起身來，福了一福。那任義揖畢，已經回轉身來了，背對著玉成。玉成這福，又是不倫不類的。眾人見了，又笑起來，連門口的小丫頭都笑了。孟雲綉閉著嘴走了出去，玉成臊得什麼似的，還是幼青忍著笑說：「勞奶奶你莫理他們，我有一個西洋的萬花筒，你見過沒有？你同我到縵齋裡去看。」遂拉了玉成，便走到了縵齋，去架上取來，教他看。玉成顛顛倒倒的看果然是千變萬化，各有不同。有六角的，有八角的，每角形式顏色，都是一樣。幼青又把一只長六七寸寬二寸來高的八音匣，開給他聽。玉成道：「聲音還好，終不如蘇姑娘那邊一個，走得長久。」幼青道：「這個每只價錢不過十餘元，那邊要一百幾十元呢！一倍加上十餘倍，自然好了。」兩人敷衍了一回，重到房裡。只聽碧霄、佩纒正在同雲綉、任義談論隔夜客人要娶幼青的事呢。見幼青進來，佩纒便道：「姑娘來了。」碧霄笑道：「你到底嫁不嫁？」幼青道：「無賴小人，要我嫁他，他還做夢呢！我娘見了銀子，便是性命。後來姓楊的嫌伊身價大了，便談不下去。」佩纒道：「他肯出多少呢？」幼青道：「娘要三千元身價，不能再少一個。他也沒有還價，我看他打去了八折六百元，不知道拿得出拿不出。」任義笑道：「他果然張羅了三千元交來，你怎樣？」幼青鼻子裡哼了一哼道：「三千元可料他今生也巴不上了，便是有了三千，強娶我去，我也沒什麼要緊。」碧霄笑道：「沒要緊，便封了姨太太。」幼青道：「我死了還有什麼姨太太？」

一語未終，只見素雲走進來笑道：「門還未過，已經自己稱起姨太太來了，待我來認一認，怎麼樣一個姨太太？」眾人大家立起讓坐，幼青反坐著，紅了臉，笑罵道：「爛躡子，嚼舌頭，不得好死的，一來便把我打趣兒，恨得我撕你這窮嘴！」素雲一面坐，一面笑道：「你們看他自己稱的姨太太，我不過順著白說了一句，他便仗著姨太太的勢勁兒，要撕嘴。你們從今可記了，要撕人的嘴，須做姨太太。做了姨太太，便有撕嘴之權呢！」說得眾人皆笑了，幼青便走過來，素雲看見，逃了出去，在房門外笑道：「姨太太我不敢了，饒我這一遭兒罷，我求你，老爺好好的伏侍姨太太。」引得幼青追了出去，碧霄道：「我們也走罷。」任義道：「馮姑娘替你說句話兒，這個園裡還是你肯抱不平，不怕人。幼青這個人，你也知道的，有人要娶他，他情願從良，這是不用說了。若有人要強娶他，或者丁家媽貪重利許給了，幼青心中不願，你住得近知道的，替我出場。什麼事都推在我身上，你速給一個信通知我，我便來料理，不與你相干。我住在南市，路遠，此地信息自不甚靈。若是我回了杭州，你只要打一個電報，到貫橋胡光泰就是了。倘然他們要錢，我這裡盡有。」碧霄連連點頭笑道：「既蒙委任，當不負所托。但弄出禍來，要孫行者當呢！」任義道：「大丈夫言出如山，頭可以斷，言不肯悔負了，人豈是豬狗畜生呢？」佩纒笑道：「言太重了。」碧霄道：「我想著一事，要問你，這裡住的仲蓮民，怪僻脾氣，你雖不善歡他，也是知道的。他的相好柔仙，也是天生的孤僻性情，兩個知己得不可開交。蓮民要想娶他，而腰無半文，馬氏要索身價五千元，這裡又湊不起巨款。蓮民又無朋友的，韻蘭景況，看他場面雖好，他為造這花神祠，把園契已抵借了一萬金，也是力盡筋疲了。這件事雖然別處有些首尾，但所少尚巨。我因你是有肝膽的人，替你說同他梳櫛梳櫛，或一千，或幾百，成全這件美事。」任義道：「你說別人都可以商量，便是不認識的人，亦可以分憂。惟仲蓮民不肯，不但是那天不同我捏像，倒也小事，便是花神祠存案咨部一節，我也是為義氣上費了多少心力。你們的冷秋也知道我的，他倒當面得罪我，說我是功狗，我要見秋鶴，他又霸佔著，說我不是。我難道見於秋鶴，便假仙佛麼？」碧霄道：「這件事也不用提了，他是堅僻自在的人，知道什麼呢？你不要為蓮民，只為柔仙同我面上。」說著便要替任義跪，任義連忙挽住了，道：「我的奶奶，你怎麼為他這等好心？不要受了哄。」碧霄道：「我並不怨。」任義道：「我和柔仙也沒什麼，連應酬都是冷冷的。但是他的景況，也可憐。罷了，我為你二位情份，我就贈五百元。等十月開了莊，你們來領，但是我算送你和柔仙的，並不是為了蓮民，也不要他見情。」碧霄道：「我和柔仙領你情就是了，到談妥有了眉目，我便給你信，你便送來，免得我們來領費周折。」任義道：「也好，但是幼青這件事，我要托你。」碧霄道：「你盡放心，不是誇口。我馮碧霄若在園裡一日，便保護他一日。況且有你助力，我還怕人麼？不過我勸你替他贖了身，也是好事。」任義道：「剛才我和幼青說過了，他的媽最少要三千元，我也不能再少給他，今年歲底必定有以報命。」佩纒笑道：「這個還好。」碧霄遂同佩纒、玉成走了，方才出門，見幼青進來笑道：「為什麼不多坐一回？」碧霄道：「我要去看秀蘭呢，那人等你，你進去罷！」幼青笑了一笑，面紅著進去了。玉成道：「剛才姓任的真個是爽利人，但是這位幼青姑娘，同柔仙姑娘的身價，何以這麼的貴？」碧霄冷笑道：「這理的姑娘，都是貴品。到得綺香園裡的女孩兒，三千元的

價，是極賤的了。」玉成道：「吾不信，似韻蘭姑娘身價若干？」碧霄道：「你要問他，他是並沒身價。他若心裡頭肯，一個錢也不要，還把綺香園的產業帶去倒送他。他若不肯，不要說三千元，便是一百萬元，也不肯嫁。」玉成道：「真也是說不定了，姑娘呢？」碧霄笑道：「我是一錢不值的。」玉成笑道：「像佩纓姑娘值幾許呢？」碧霄方要回答，佩纓笑道：「越說越不好了，蓮因姑娘等奶奶去吃飯，奶奶跟著我們走，做什麼？」玉成道：「阿嚇，忘了，停一回再會罷。」說著獨自去了。

這裡兩人走到華纓仙舍，佩纓向碧霄道：「進去坐一回，好不好？」碧霄道：「我要去問他一部帖呢，不進來了！」佩纓遂自進去，碧霄方過了虹影橋，忽見一個小丫頭飛奔上來叫道：「馮奶奶，秀姑娘在吾們屋裡請你去。」碧霄看是錦兒，便道：「秀蘭姑娘在你們姑娘那裡麼？」錦兒點頭道是，碧霄遂向幽貞館來。只見秀蘭同月仙、韻蘭在幽貞館講什麼呢，燕卿也在那裡，三人見碧霄進來，秀蘭先笑道：「姨太太連日不見，今日鸞鳳迴臨，有何見諭？」韻蘭笑道：「你看碧丫頭嫁了人，身體愈加發福，面上好似消瘦些。」碧霄一面坐，一面聽他說，只見燕卿未說先笑。韻蘭笑道：「燕丫頭瘋麼？為什麼見了碧丫頭，便傻笑？」燕卿吃吃笑道：「我聽你說的話，我就想著一個典故來了。你可知道馮姨太太身體發福，都是五官四肢的東西並進去的。現在冷秋去了，他的號改了瘦鷗了。」說著又撲嗤的笑起來，秀蘭想了一想，罵燕卿促狹，韻蘭卻是不懂。碧霄道：「我也並沒改這個號，你又編派我什麼呢？」秀蘭笑道：「他說■是食雀者也。」韻蘭遂哈哈大笑起來，說：「燕丫頭真促狹！」引得碧霄要起來打他，燕卿連忙笑著告罪道：「姨太太，我不敢了，饒我這一遭兒罷。」佩纓聽得熱鬧，也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剛才為了姨太太，引得幼姑娘猴急，把素雯姑娘追趕一回，這回燕姑娘又要招碧姑娘了，碧姑娘不似幼姑娘好惹的。」碧霄聽了，向燕卿笑道：「如何？你們再敢無禮否？」燕卿笑道：「小的總也不敢了！」韻蘭因問方才姨太太這件事，碧霄笑道：「一個是別人要他做姨太太，他偏不願做姨太太；一個是別人要他做姨太太，他也情願做姨太太。因為從中有一個人不願他做姨太太，所以不能就做姨太太。如今因有人成全他做姨太太，便幾幾乎將做姨太太。」韻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你後頭說的，是柔仙欲嫁蓮民，是明公正氣的奶奶呢，不是姨太太子。前頭說的是誰？你到底說明白了，不要姨太太長，姨太太短的，混鬧！」碧霄遂把方才的事，一一告訴了。秀蘭道：「這個客人，也算是野狸兒想吃天鵝了。」月仙道：「他也不到我們瀾盆裡來打幾個筋斗。」韻蘭道：「任老十到底是好人，虧你募化得動。前日秋鶴說起過了，這個月要替他去設法起來，大約二三元，或者總辦得到的。」燕卿笑道：「天下募化勸捐的道兒極多，從未聞捐募了錢娶老婆的。」秀蘭道：「不但娶老婆，並娶妾嫖賭的也很多，你真少見多怪了。」燕卿道：「你說那一個？」秀蘭道：「你不聽見從善堂裡姓謝的麼？紳士借施濟之名，故意開這個堂，因此邊捐助來九個元寶，給了收條，未經落冊，上半年他同事窠裡爭鬧，把這件鬧出來，幸虧彌縫得早，日報上未經登出，就是言國祥九百元娶一個妾，豈非捐募款項裡來的麼？現在辦賬的人，真心為善的固多，但亦不免有幾個保不住自己。」韻蘭道：「秀丫頭也是寓言八九，其實大家要保子孫的，那裡肯傷了天理。況且現今明明說給他娶老婆，與這個也是不同。但蓮民是不知守家的，柔仙又是怪僻。倘然湊了成數，倒要替他管賬，月給若干，不能多支。若一經他的手，便又是銷金鍋子了。」燕卿道：「我們這些人總是要散的，替他操心，倒要一個長久的人才好。」月仙道：「那是不妨，就叫秋鶴替他存在伯琴或仲蔚舖子裡就好了。」說著，只見老媽子送上飯來，四個碟子，四個小碗，四個大碗，一碗是漾花羅卜，清蒸南腿，一碗是京冬菜悶蒸鴨，一碗是麻姑筍尖湯，一碗是雞片蒸鴿蛋。那小碗呢，一碗是蝦子玉蘭片，一碗是鎮江米醋炒蟹粉，一碗是寧波美人鯉乾干貝湯，一碗是鴨掌冬菇湯。四只碟子，是火腿野雞杏仁秋梨，另有一碗蝦仁煮菜，是韻蘭每餐必要吃菜的。碧霄笑道：「多時不到幽貞館吃飯了，這回盛肴，大約是為吾等設的，倒要請教請教。」只聽見門簾外笑道：「不過是求乞討飯罷了，請教什麼？」眾人一看，原來是珊寶，連忙讓坐，碧霄笑道：「不差，是求乞討飯，又來了一個乞婆。」眾人都笑起來了，珊寶笑道：「我知道他們今日有蝦子玉蘭片，所以來的。」碧霄笑道：「冠冕得很呢，不請自己走來了。」珊寶笑問韻蘭道：「韻丫頭你今兒吃飯，都下請貼邀帖，為什麼我那邊不叫佩纓備送一副來？」侍紅剛送酒來，聽見了笑道：「吃便飯要用什麼帖呢？菜又是家常的，不過添了四個碟子。」珊寶笑道：「這麼說，原來你們也沒請過，就自己走來的。」說得眾人都笑了，此時韻蘭、佩纓先坐好了，說道：「坐罷，不要逗口了。」眾人便隨意坐了，各自斟酒。燕卿笑道：「姊妹們和氣好，也沒這樣的熟不拘禮。這麼看起來，佩纓坐在第二位，韻蘭坐在第三位，真不知誰賓誰主子？」說著只見珊寶狠命的把這碗蝦子筍吃，頃刻剩了無多。韻蘭笑道：「你看來了一個餓鬼，人家不動，他只管受用。」珊寶笑道：「老劉老劉，食量大如牛，吃個老母豬，不抬頭。」說得合席大笑起來，佩纓的酒，咽夾了在鼻子裡出來，月仙、秀蘭吃的蟹粉，連忙回過頭來，噴了一地。韻蘭吃的火腿，都吐在桌上。燕卿干貝湯，也噴在桌上。碧霄把牙箸夾著兩塊鯉乾，墜到地上來。一雙手只指著珊寶笑罵：「小妖精！」停了一回，笑定了，丫頭把桌上邊上擦乾淨了，送熱手巾擦臉。韻蘭笑道：「真有趣！劉姥姥說得好，你述得更好。」珊寶笑道：「他也問得好，你也問得好，我吃了你飯，無以為報。等你開心吃下去，容易消化些。」眾人略略飲了酒，便大家吃飯，一時完了。韻蘭只吃一碗，秀蘭也是一碗，月仙吃小半碗，燕卿一碗半。惟碧霄、珊寶每人吃了兩碗半，佩纓兩碗。大家漱口擦臉畢，散坐吃茶。碧霄方問秀蘭：「顏魯公的中興頌碑，可有原拓？」秀蘭道：「先前有一冊宋拓，被叔獻借去了。現在一冊，是托人在湘省沅溪拓的。尚算拓得好，若要原拓，沒得找處了，你要他幹什麼？」碧霄道：「前日有一個湖南人，拿來懷素帖同中興頌兩種，懷素帖我有在那裡，不用，買了一張，中興頌看字跡糊塗，墨彩也不勻，恐是假的，所以要借去比較比較。」秀蘭道：「中興頌都是墨跡，不甚清勻的。他這個頌刻在崖石上浣溪，共有三崖聯立。中崖刻這個頌，年深月久，一則石質消磨，二則高低不平，最為難拓。大約湖南人帶來是真的，你見的懷素帖，是全套麼？」碧霄道：「也是四紙。」秀蘭道：「不對，永州綠蕉庵的懷素，筆跡全套，共有五張呢。他四張必然少了一張，可見你藏的，也是不全。你同我去看我的，好不好？」碧霄道：「韻丫頭、珊丫頭同去。」韻蘭道：「十四日的事，還未妥當，我不去了。」珊寶道：「我還要去看替客人書扇呢！因為這裡有炒筍，才來吃飯的，我也沒空陪你，先回去了。」月仙道：「我也要回去。」珊寶道：「吾們同走罷。」說畢便走。燕卿笑道：「你請了偏不你去，我不請我還是我同你去罷。」碧霄笑道：「到底還是我的燕卿姊姊。」說著左手攜了秀蘭，右手攜了燕卿，向外就走。韻蘭笑道：「不送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禮無不送，主人何妄自尊大？」韻蘭也不理他，同佩纓去寫十四日派定的執事單去了。

卻說燕卿、碧霄、秀蘭三人到寒碧莊，見文玉也在綠冰壺，手中執著一枝三尺來長的細竹竿，竿端縛了尺餘長的細紗繩，繩端繫著一個小皮球，在門口地上拋滾，引兩隻小貓奴頑呢。貓奴見個這個球，跳躍奔走，忙得什麼似的。文玉見了，只是嬉笑。幼芳在桌子上磨墨，文玉見了秀蘭笑道：「等了好久，要請你寫一副琴對呢。有一位客人是京裡下來的，慕你芳名，請你寫對。因知你不見生客了，不敢來。現下在我屋裡立等，我所以請幼姑娘先替你磨墨。」一面說，一面把引貓竹竿放了，把這副泥金對展開。秀蘭笑道：「你的客人，請我寫，潤筆最少五十兩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去把兩部法帖，取給碧霄、燕卿看。這裡文玉笑向秀蘭道：「多謝你，不要為難，我領你情就是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好重大的情，一送便是五十兩，寫什麼句子呢？」文玉笑道：「有什麼英雄兒女的最好。」秀蘭道：「到也難，最好有現成的。」於是低頭想了一回，道：「有了。」便去筆牀上取一枝中判淨純羊毫，先在清水裡潤浸一回，等他慢慢的化開了，再把水灑去，遂走到桌子邊蘸了墨，一揮而就。上頭寫著：

乙未重陽後兩日為松泉先生賞正，廣陵女史秀蘭陳敏集句並書。

聯句是：

太白狂浮客舞劍，小紅低唱我吹簫。

就仿的僧懷素體，寫得筆筆飛舞。蓋了圖章，文玉等他乾了，便取了，稱謝一聲去了。燕卿道：「我也要回去，同走罷。」也跟著就出去了，那碧霄把兩種帖看了一回，笑說道：「比我那裡的真個好得多，這樣看起來，我那裡的，真也是真的。不過懷素帖不全，中興頌拓得不好罷了。」秀蘭笑道：「你要考究碑帖總要寫個門生帖兒來。」碧霄笑道：「索性借我攜去對一對。」秀蘭笑道：「借是可以，但不要久假不歸呢。」碧霄道：「我從來不是這等人。」於是又坐了好一回，方攜著兩帖回去。不題。

光陰易過，到了十四這天，韻蘭、佩纓一早梳洗了，便到花神祠來。打發人四處邀客，各人也甚高興，次第都到。三位太太，

十一點鐘先後就來了。舊班男客人，知三、芝仙做了官，仲蔚、黽士新中舉人，在杭州未來。伯琴病，只有喬介侯、舒友梅、胡順唐、顧蘭生、程蕭雲、蓮秋鶴、蓮民七個人，又添了兩席新班男客，有與秋鶴等一面的，有並無一面的，悉令秋鶴代替主人陪客。任義因蓮民在座，把請帖預先璧謝不來，此皆東院之客。那女客除三位太太之外，通是主人，那花神祠恐怕遊人混雜，這日東首並不開門。標著一個字條兒，眾人本欲進來一遊，見於這字，就不進來了。未知紙條所寫何語，且容下章告知。